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7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5/62
ASIAN C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三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萬六千人分屯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爲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

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亟還
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
之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三月帝遣客
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
至成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
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
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
爲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
李昊歸蜀知祥以爲觀察判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

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
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
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
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
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
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
彥珣奔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
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冬十月辛
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
爲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

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
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
爲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
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
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
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
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
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
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
史武虔裕窺其所爲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

UNIVERSITY ... 130 St. George Street ... TORONTO CANADA

囚之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閬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界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我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州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

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
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
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
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
不討耳帝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
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
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
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
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
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

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

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
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
反邪汝猶負天子我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
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
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
自啗之洪至死駡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
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亥以
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
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
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
已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
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
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
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
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
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
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
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
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

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
遽引步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
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逮明則吾屬
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
鍠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
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
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
州董公必棄閬州犇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
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
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文州將襲龍州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犇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顚墜下山俘斬百

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卽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鎭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

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劒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劒門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遣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宣徽使孟

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
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
以告孟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
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
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
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珂棄城
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
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
可與同樂佗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
幷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

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爲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CANADA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

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逼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成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

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

與戰於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酉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鎭趙廷隱陳於鎭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衙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

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
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
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
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
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
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
軍貲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
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
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
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

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

必空器而出以安眾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於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旣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

銖爲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鬬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　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

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巨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

詔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
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
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
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
方鎮卽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
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
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
以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
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
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

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鎭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鎭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册禮

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衞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卽皇帝位於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　秋

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

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卽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於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三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也本莊宗後宫以賜蜀高祖

張溥曰孟知祥董璋皆郭崇韜所善也崇韜伐蜀軍事大小咸與璋參決蜀平遂節度東川知祥初爲北京畱守亦以崇韜薦帥西川崇韜旣死欲保兩人無異心誠難哉明宗時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能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

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溫鎮宣武養讓爲子僮奴皆得事溫璋立軍功進刺史梁亡乃歸唐知祥則晉王克讓壻其父道事晉久唐興知祥尹太原國家重戚與亡王奴虜貴賤殊矣情亦有異同蹈不臣抗拒天子非耳餘之交連囂述之勢問罪人者尤惡知祥哉李嚴初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力解笞二十而免後恃恩舊求西川監軍思制知祥然以建策滅蜀之人復輕身入蜀其母知其必死嚴不悟也李

仁矩者安重誨所厚驕恣無禮董璋詬之庭中涕泣謝乃不殺恇怯若此豈勝戰陣委以閬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畫過繇重誨及石敬瑭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川益跋扈無忌明宗與有失焉重誨既誅詔蘇愿劉澄諭蜀改過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年一戰勇者先死李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兩川交爭早圖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謂老謀

若夫君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方師直指震霆馮怒明宗懼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四

宋　建安袁樞編輯

明　太倉張溥論正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旣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

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尙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旣還鎭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嘗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

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萴剌等未獲故和未

成耳今誠歸葪剌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
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
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
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
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
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
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
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
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
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

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巵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初石敬瑭欲窺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

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
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
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
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玆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
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
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
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
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
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
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

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天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寛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

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

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

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
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
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
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
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
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
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
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
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
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

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爲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石敬瑭之子右衞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

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

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廸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壍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

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

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

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

TORONTO, CANADA

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糺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

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

TORONTO, CANADA

潛自逼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六州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

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

TORONTO, CANADA

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眾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温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台乃止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

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

TORONTO, CANADA

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戸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

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遣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鎭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鎭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鎭州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

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吾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

TORONTO, CANADA

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苻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

況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衞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

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爲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

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
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保義節
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
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命帝盡出
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
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
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
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
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
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

TORONTO, CANADA

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

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
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犇潞州唐敗兵稍稍
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
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
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
不若早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
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
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
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
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

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幷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

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卽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

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
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
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爲節度使
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
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
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
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苻彥饒
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
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
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

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渡河犇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犇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

TORONTO, CANADA

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宅且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爲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

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赴御史臺餘皆謝
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
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
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
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
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犇南山捕得
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温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爲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

TORONTO, CANADA

章事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已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爲祕書監二月以崧爲兵部侍郎判戸部　或得唐潞王曾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

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
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備
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
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
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
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
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
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
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

TORONTO, CANADA

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張溥曰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蔚刺等與契
丹和以制河東一也契丹北來鴈門諸路險要
曠無兵備使其長驅深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
兄立爲契丹主令趣西樓德光必內顧解圍議
竟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畜異志委以兵柄
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中命龍敏郎萬
金帥精騎救之晉安團柏聲勢相逼可以挫敵
而坐視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
存猶克有濟惜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
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鎭州平山王氏子隨母

TORONTO, CANADA

魏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明宗愛之妻以
永寧公主廢帝弑鄂王殺孔妃及其四子逆節
無道宜干天誅敬瑭起而角鬬同一天下養子
得之孰與其愛壻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
帝時惟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
主社稷者明宗親子卽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
無用兵也敬瑭入討廢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
自帝反正之義高於列國然度二人必不能廢
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
同年敢戰亦類我敬瑭從莊宗攻梁橫槊馳擊

劉鄩軍拊其背壯之手啗以酥其寵愛不異家
人彼不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宗子
孫敬瑭亦逼廢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寧無天
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攻
蓨縣納劉邧妻种氏并其子子之是爲趙延壽
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敬瑭反將兵北行厚賂契
丹求立已爲帝明宗有二壻皆欲結夷狄王中
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晉安寨削木篩
糞以飼馬馬死盡無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彥章
下歐陽氏猶責其不誅楊光遠而諷其殺已降

TORONTO, CANADA

賊故不書死恐非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温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内都虞候平山祕瓊爲腹心温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

爲將相延光旣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遂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兼樞密使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

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中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横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

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奸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

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

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
犇吳爲人所殺繼英犇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
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
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
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
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
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
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取滑州軍士幷斬之殊無客
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
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

饒不畱幔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

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鎭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餉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衞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

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眾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

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犇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鋭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犇

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旣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吾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

軍尙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
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
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
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
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
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
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
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
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

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
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己巳
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
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
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
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
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
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犇廣
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
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旣降

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嘗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

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爲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嘗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

浮梁擠於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强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犇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
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
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
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戊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
詣楊光遠爲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
母病故爾旣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
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
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

答攻鄆州以應楊光遠壬子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並見契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

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滋州防禦使

張溥曰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遂凝廷臣不及也明宗

有疾延光制動以静京師大定石敬瑭反出屯
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敬瑭封臨清王
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祕瓊漸以叛聞論者責
其無人臣禮流尸繆家灘非過也然敬瑭天下
之賊延光爲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
者發非其時任非其人耳孫鋭輕脫無謀延光
委以軍政從之起兵鋭每出師擁娼酣歌士不
用命敗於楊光遠軍遂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
使延光即奉表待罪卒子入朝豯彼猖狂但欲
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而不知

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噔啜子從周德威
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鎮石
敬瑭召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達往討
晉安寨危困卽殺敬達出降比事敬瑭佯爲悒
悒愧不及張生鐵死何詐也延光之詐光遠本
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
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瑭篡唐藉蠻夷力竊
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腳皇后久爲世笑安能有
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望契丹不
至稽首大呼皇帝誤我子承勳勸降猶執不可

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惟天
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延光惑於張生妄覬王
者不知浮橋之溺馬廄之誅其禍同歸蓋祕瓊
初殺董温琪盡取其貲延光又殺瓊取之終以
貲爲光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貪夫不終
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其
罪欝食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
殺射母之李彦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拔而臧之不但已上章論會者所慰然亦非天
況復饑待時欲苟延之延喘苟殘生安頓至
者不知決擇之間則廣之餘其禍周將嚴重
初致萬國實盡取其精起光可敬護以致以
貴爲光皇所發充之光徹不能及此有大不絲
何利之有德光滿晉宥先途貽至育的敢其
鄭稱貞之契丹詩勃交之楊承勳教講不能
殺射得之李彥珣中國不知其狀如見天